

方张 编译

世

纪

情

爱

沉

欲网危情

In danger
of Love

检察官罗斯提调查一件谋杀案，自己竟成了被告。经过法庭辩论，罗斯提证明自己无罪，但当他回家后却意外地发现了谋杀案的重要证据。

中国华侨出版社

方 张 编译

世
纪
情
爱
小
说

网 欲 危 情

中国华侨出版社

卡洛琳·普雷莫斯小姐居然被杀了。

雷蒙·贺根坐在办公室里一动没动，脑子里全是卡洛琳的身影，“天啊，我的下属卡洛琳检察官就这样消失了？那狗娘养的强盗为什么要对她下这样的毒手？”

据哈洛·葛尔刑警的报告，她是被人用绳子活活勒死的。或者，也许是被用人用铁器活活打死——脑部有三处受了重击，地上全是血。

根据经验，雷蒙第一反应告诉他，这是一起强奸谋杀案，这是这个社会里的女人，尤其是象卡洛琳这种漂亮女人最易遭遇的。用绳子绑起来然后就……

也许往下再想到的就是卡洛琳那一双修长而充满弹性的腿以及那充满野性的双峰了。雷蒙只觉得心里发苦，这不仅仅因为卡洛琳是检察官，同时还是自己的情人——一个在适当的时候能给予他快乐与满足的情人。

凶手无疑是个残暴而愤怒的家伙。到现在为止，警方在现场能够搜取的最有价值的证物也许就是卡洛琳的尸体——这尸体等到验尸之后才有结论，看来凶手还是个极有经验的杂种。

“我也许不该让她这样的女人去经办禁制部门的，那个部门里罪犯全是一些胆大妄为，不顾性命及道德的禽兽，狗娘养的禽兽！”

“可是卡洛琳是多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啊。”雷蒙不自觉地想起了卡洛琳那超乎想象的办案能力。

那还是上个月卡洛琳打的一场极其漂亮的仗。

在法庭上，她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击垮了对方辩护律师，雷蒙还记得其中的关键片断；卡洛琳：“克鲁·帕克警官，你说是你在急救车里送受害者去的医院，是这样吗？”

答：“是这样的，小姐”

卡洛琳：“除你和受害者之外，在急救车后厢里还有其他人在场吗？”

答：“有，一位名叫福斯林的医生在场。”

卡问：“福斯林医生和受害者谈话了吗？”

答：“谈了。”

卡洛琳停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平静地问了下去：“请你谈谈他们都讲了些什么？”

对方辩护律师马上站起来，“法官大人，我们反对再沿这条线提问下去，至少在提供必要的基础之前。”

卡洛琳马上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团成员，请注意这是一起谋杀案件，根据法律，在这类型案件中受害者临终陈述得算是传闻例外，而这又正是我们急需知道的。”

法官：“可以继续提问，我们来听听后来发生了什么。”

卡洛琳转身对克鲁·帕克警官继续发问，经过她的努力，难以追究的疑点都真相大白，凶手道克·查理受到应有的惩罚。那一刻，卡洛琳是庄严的司法代表，她是那样的能干以至于雷蒙已有心要将自己的位置留给她了。

雷蒙想起她似乎曾坦率地提及过此事，当然，现在只能说在她生前。

那时他们俩在床上。她象只调皮的小猫蜷伏在他的怀里，没

有人能在那种场合那种时候拒绝怀中女人坦率而合理的提议,雷蒙几乎是答应了。

可卡洛琳却被杀了。

一
一

卡洛琳的死还有让雷蒙更加难堪的。

尼可·瓜迪亚，那个讨厌的竞选对手，已在报纸上大作文章了。

尼可居然公开地极其夸张地宣扬了此事，并且隐隐露出要取代雷蒙位置的意思，而雷蒙对此却毫无办法，除了保持沉默之外，雷蒙简直不知该说些什么。

“我得想想办法应付这种不利的局面，可是有谁能帮我呢？”

雷蒙焦躁地在办公室里来回地踱步，“该死的凶手！该死的尼可！该死的检察官们，啊，检察官沙比其，对罗斯提·沙比其！”

一想起沙比其，雷蒙好象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枕木。

沙比其的家离检察院较远，要上班还得过轮渡，他简直就是一位来去匆匆的渡人。

遗憾的是，他的归宿似乎已留在了离家的渡口的另一边，至少在他妻子芭芭拉看来象是这样的。

早上，天气很好，这是新一天最温馨的时候。

“奈特在哪？”沙比其手里拿着当天的报纸，坐在餐桌旁随口问道。

“在埋金鱼，”芭芭拉在准备早餐，“可怜的金鱼全死了。”

“是他忘了要喂的，这孩子必须学会负责任，”沙比其皱皱眉头。

“他才九岁”芭芭拉对孩子总是比较宽容，“我知道你九岁时喂整区的动物，为你的家人做晚餐，替每个人写家庭作业，当然，

你最棒的是还能在闲暇时间里学习法律。”

芭芭拉不无讽刺地说。但沙比其并没有理会妻子的态度，他正在看着当天的新闻。

“我到十岁的时候才学法律，”沙比其纠正了芭芭拉不准确的说法。

这是他多年严谨的工作所养成的职业习惯。

“听听这个，”沙比其指着报纸头版对妻子说。“尼可要将雷蒙从康庄大道上扳倒，这家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芭芭拉扫了一眼报纸，笑了笑，“我终于习惯了尼可头上的浓发。”

报纸的头版头条上，两个男人的大幅头像并排摆着，一个是雷蒙·贺根，另一个是尼可·瓜迪亚。雷蒙是丈夫的上司，芭芭拉当然认识，而尼可，这位丈夫原来的同事，她从来就看不惯。

儿子奈特从外面进来，站到厨柜旁，要拿东西吃。

“不要站着吃东西，”沙比其头也没抬，他知道这小家伙的习惯。

“食物比较容易下咽，重力的关系。”奈特服从了爸爸的要求，但在嘴上却忍不住要炫耀一下自己刚学的物理知识。

“天，我们家又要有另一个律师了，”芭芭拉笑道。

这个三口之家，象美国许多的家庭一样，各有各的脾气禀性，各有各的兴趣爱好；所不同的是，大概这个家庭中的成员恐怕要比其他家庭中的人在智商方面高出许多了。当然，这要待以后才能知道。

吃罢早餐，该是芭芭拉送他们父子俩出门了，对此芭芭拉已经习惯成自然。

“准备好了吗，孩子？”

“OK！”奈特背起书包，第一个跑出房子，钻进了妈妈的汽车。

车子在学校门口缓缓停下，奈特一下车就开始小跑，“下午放学后有垒球比赛，我得晚点回来。”

“就象他爸爸一样，不到必要时不会回家。”芭芭拉似笑非笑地看了沙比其一眼。

车子重新启动向渡口驰去。

“如果雷蒙选举失败，我可能就经常在家了。”沙比其吻了芭芭拉后，下车走了。

芭芭拉看着丈夫的背影匆匆离去，心里涌起一丝难受的孤独落寞之感。

渡口人很多，各自赶着各自的路，这个世界没有人理会别人的孤独。

芭芭拉唯一的方向就是家。

三

沙比其小心地抽出纸笺，“停，我知道是你。”这便是便笺上仅有的几个字。

办公室秘书，那个阴阳怪气的黑人女职员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

沙比其抬头。“这是给你的，一定是昨晚有人塞在门缝里，我早上来时发现的。”那女人道。

沙比其点了点头，收好信封。尽管他满心的疑惑，不知那便笺来自何人，指的何事，但脸上可一点儿也看不出来。

“大老板在他办公室要见你，”女秘书原来还有事儿没交待。

“好的，我马上过去，”沙比其已习惯了这种随时的召唤。

“他说现在，现在！”女秘书居然翻着白眼转身走开了。

许多女秘书都因为知道的事情太多又总是发号施令，而招人讨厌。

沙比其松了口气，轻轻苦笑。

“有什么不对吗？”沙比其放下手头的事情，几分钟后已到了雷蒙办公室。

“卡洛琳被谋杀了，……她的清洁工今早发现了她的尸体。”

雷蒙用最短的语言传递了最直接最严重的信息，他实在已不必多说什么。

哈洛·葛尔刑警一直靠着窗子站着，他接着说道：

“某个变态狂设法进到她家，勒死了她，看起来她还被强奸了。他把她绑起来用某种钝器打她，然后勒死了她。现场没有发

现凶器，也没有破门而入的迹象。”

对于大名鼎鼎的沙比其检察官，哈洛知道该怎样向他交待案情。

沙比其其实比雷蒙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更吃惊，难得的是除了沉默，他全身上下纹丝未动。

“……除非你需要我在这……”黑人刑警哈洛犹豫着，转身对雷蒙说：“我与法医还有约，我得去进一步了解情况。”

“没关系，走吧，去吧，”雷蒙不经意地摆了摆手。

哈洛礼节性地点了点头，经过沙比其身旁时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头。

沙比其毫无反应。

雷蒙觉得自己没有选错人，沙比其应该会积极投入这个案子。

“我现在就能听见瓜迪亚的声音了：雷蒙不能保护自己的检察官，他如何能保护一般的百姓？”雷蒙望着沙比其说。

他最关心的与其说是要抓住杀害卡洛琳的凶手，不如说是他与瓜迪亚在竞选中的较量。他担心会因为这个案子消减了他竞争的實力。

“汤米·莫特的秘书说他今天不来，看来他要投向瓜迪亚了。老天，凶杀组的头头结果变成了内奸，当我开除瓜迪亚时就该开除他，而不是把那份工作给他就好了。”

雷蒙象是自言自语，又象是在对沙比其说。

他对自己的又一个属下投靠了竞选对手而耿耿于怀。他拍了拍沙比其的肩膀，“我若有种，现在就该开除这狗娘养的汤米·莫托。”

雷蒙简直就是气极败坏了。

沙比其依然沉默，静静地看着雷蒙。

雷蒙决定说出自己的主意：“沙比其，我要你亲自，听着，亲自负责这件案子。”

沙比其象是刚从震惊中缓过劲儿来，“雷蒙，你知道我要负责办公室的全部工作，我说把这案子派给别人吧。”

“你指派给谁？凶杀组？给汤米·莫托？……我的老天，尼可·瓜迪亚会高兴死了。莫托会把我们所有的资料全报告给他，让他毫不费力地击垮我！他两人那么亲近，我都看见莫托的鼻子贴在瓜迪亚的肚脐上了！”

雷蒙显然被沙比其不合作的想法激急了，“那时他俩会把我们扔到茅坑里去！”

沙比其看来还没被说服，仍沉默地望着大叫大嚷的雷蒙。

“老天，听我说，真是可惜，这么美丽而又性感的女孩儿……”雷蒙看沙比其无动于衷的样子，换了一种温和的语气，“这样好的一位检察官，被谋杀居然是她的结局，她的下场，你有何感想？撇开这不谈，我们首先要想的是在选举期间大众会怎么想？”

沙比其比谁都清楚雷蒙真正关注的是什么，今天的报纸已足够说明这一切——卡洛琳死的不是时候。

“听我说，”雷蒙用手撑着桌面，他的确已有点摇摇欲坠的感觉，“为我承办此案好吗？老虎？如果你在乎我现在的心情，你就应该用心去查这个案子。除了你，我实在找不到还能让我信任的人，让汤米·莫托见鬼去，那狗屎！”

沙比其并不是一个很冷酷的人，相反，在很多时候，他容易被情感支配。雷蒙的信任已让他无法再回避。

他想了想，“雷蒙，我想我是该帮帮你。哈洛·葛尔是位好刑警，但我宁愿有别人来与我一起承办此案，以前与我搭档的李普·兰赛也许更有利于我们的调查。”

沙比其终于答应了接管此案，但并不是为了雷蒙。

“随你，你有权选择你的搭档，只是记住给我抓到坏人。”雷蒙松了口气。

四

芭芭拉守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唯一的感觉就是孤独。

要命的孤独。

房子前面有一块草坪，绿得可爱，花园里的花香闻起来可以醉人。天气很不错，家里装饰得很漂亮，从外面看来白墙在绿色的包围中显得异常协调、舒适。

芭芭拉又坐在了床边，她实在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也许，栅栏坏了该修理一下？也许再修剪一下草坪？

芭芭拉只是想想，想想而已。

当一个人无聊到想找事干，找一些本不该自己做的事来驱逐孤独时，那是何等的无奈。除了想想之外，芭芭拉再也提不起精神了。

奈特上学了，丈夫上班了，接下来的时间全属于自己。

“多幸福多美好啊，一个成了家的女人还能拥有这么多属于个人的空间与时间，也许很多人都会这么想。大学时的一位同学不是曾不无感慨地说过很向往这种日子么？”

可是芭芭拉还是觉得孤独，她需要工作来填补丈夫不在的时候内心涌起的空虚，或者说她需要丈夫。

这是女人的悲哀，难以言及的悲哀。

芭芭拉看着床头两人结婚时的照片，照片中的姑娘笑得那般的自然，那般的幸福，从那一天起，她拥有了自己真心爱着的沙比其。

或许，也就是从那一天起，她也开始逐渐失去沙比其？

爱情已成了褪色的纱巾。

芭芭拉与沙比其是同一所大学的学生。那时，沙比其在学习法律方面表现出了强有力的优势，可在数学上的学习真不敢让人恭维。每每想到这些，芭芭拉就想笑，她总算是在某一方面要比沙比其强。对她来说，抽象思维与逻辑推理能力是从来不缺的，遗憾的是她嫁给了一位学法律又当了检查官的人——这使得她的数学天才没有得到发挥的机会。

法律需要具体背景，法律需要实际证据，而不仅仅是逻辑推理。

在法律上，仅凭推理出来的结论会成为荒谬的笑柄。

沙比其曾无数次地说过。“找不出证据时，即使是杀人犯，司法对他也是无用。”

如果不是芭芭拉，沙比其根本无法通过数学考试。那一次，他竟象孩子般地抱着芭芭拉嚷道：“你真是我最敬爱的数学皇后！”

数学皇后？芭芭拉想到这里就伤心，多么久远的回忆！

也许，她真的可以成为数学皇后，可沙比其永远不会成为数学皇帝！这样的皇后会是孤独而无助的。结婚几年以后，特别是这些日子，看着丈夫对自己说话时严密谨慎的谈吐，芭芭拉总觉得不自然。念大学时他可不是这样的啊，天知道干法律工作竟会把人变得象法律一样呆板，该死的法律！

两人最多的话题永远是沙比其描述的可怕的犯罪事实。

那些透着恐怖的血淋淋的案子让芭芭拉听来就象是听故事一样。

她甚至没事时常把自己当案子中的某一个人，设想着自己作案或被迫害的情景，她还懂得了不少案件的知识——这都是听多了的结果。

芭芭拉总想聊聊别的,可是究竟该聊什么呢?谈数学,别说沙比其毫无兴趣,就是自己也提不起兴致了。谈儿子,儿子很乖,也没什么可供谈天的资料。家里经济富裕,沙比其收入颇丰,什么也不缺。作为家庭主妇的她,实在也没什么可向丈夫抱怨或责难的。

芭芭拉从床头拿起自己的数学论文,这是她在还能鼓起勇气的时候用心写的。为的是答辩通过,争取到大学去教数学。其实这对芭芭拉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事儿,她就是因为太无聊才给自己找这份论文作的。也为了能引起丈夫的注意,证明自己还有可以与他匹配的实力。

沙比其真是个粗心的丈夫,连她这最后的一点荣耀都未给予过适当的赞赏。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此事。

“他现在在干什么呢?”芭芭拉躺在床上想。

五

大雨中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跑。

“站住！老子要开枪了？”后面那人吼道，脚下丝毫不慢。

前面的人赶紧伏低向前疾冲，“狗屁李普·兰赛，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大雨遮住了人的视线，李普刑警跑到几座破烂的空房子前停住了。

那个该被抓进监狱的家伙必是已跑到了这里，为了这个人，李普已不记得有几晚没合眼了。头头给他任务的时候走漏了风声，这个家伙一听说他要被正式逮捕就躲了起来，李普赶到他家时没见着一个人。

这家伙一定犯了案，否则为什么要拼命地躲避？李普紧握着手枪，蹑手蹑脚地摸进了侧边的一间房子。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只有大雨还在哗哗地下着。这已是整个追捕过程中最后的紧要关头，这次若是让他溜掉，李普实在没有把握下次还能再在这个城市堵上他。

没有动静。

看来那家伙是在比耐性，而且还很沉得住气。

凭感觉，李普知道那人一定就在这间黑屋中，李普的嗅觉一向灵敏，这里的空气太紧张了，紧张得有了气味。

他索性结束了沉默，站起身来，推开拦在身前的杂物，“我会让你出来的。”李普不再隐藏。

身后“咚”的一声。

李普急转身，熟练地用枪指了出去。一根木棍夹着风声在那一瞬间劈向他的手臂，“叭”枪被打掉了。

李普痛得弯下了腰，百忙中一脚将地下的枪踢了开去。那人抡起棍子没头没脸地打将过来。

李普后退，脚下似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仰天向后倒去，那人的棍子跟着又打了过来。就在那人抡起棍子的时候，李普摸着一张破椅子，用手提起奋力击向那人胸前的空档，打中了。

那家伙挨了一击，从地上爬起来转身就跑。

李普“噌”地一下从地上跃起扑了过去。

用不了几回合，在扭打中，李普将冰冷的手铐戴到了那人手上。

“你这是干什么，他妈的刑警！”那个人恶狠狠地道。

“去你妈的，”李普摸了摸还有点儿痛的手，“我只是完成我的任务，抓住你，让你接受审查。”

“狗娘养的，你有什么证据我犯法了！”

“那不是我的责任，如果必要的话，我会让我的朋友——沙比其·罗斯提来告诉你，在提供证据方面，他是内行。”李普笑道。

那家伙一下子软了。

他知道他遇上了麻烦，这一带的人都知道，沙比其检察官与刑警李普合作，罪犯就没有多少好日子过了，明智的罪犯应该回避这一点。

李普捡起手枪，拉了一下那人，“走吧，这见鬼的雨，总是让人心情好不起来。”他自言自语地说。

两人并排着走在雨中。

很多时候法律需要一些能够出色执行它的人，比如李普。